



林连玉研究论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n Lim Lian Geok

陈绿漪 陈耀泉 杜乾焕 何国忠 何启才 何启良
廖文辉 潘永杰 潘永强 郑庭河 郑文泉 庄华兴

林连玉研究论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n Lim Lian Geok

作者:

(按拼音排名)

陈绿漪 陈耀泉 杜乾焕 何国忠
何启才 何启良 廖文辉 潘永杰
潘永强 郑庭河 郑文泉 庄华兴

Authors:

Tan Liok Ee, Tan Yao Sua, Toh Kin Woon, Hou Kok Chung,
Ho Kee Chye, Ho Khai Leong, Lew Bon Hoi, Phoon Wing Kit,
Phoon Wing Keong, Ching Thing Ho, Tee Boon Chuan, Chong Fah Hing



Wholly owned by Dong Jiao Zong Higher Learning Centre Bhd (292570-A)



林连玉基金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
联合总会

林连玉研究论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n Lim Lian Geok

- 作 者： 陈绿漪 陈耀泉 杜乾煥 何国忠
何启才 何启良 廖文辉 潘永杰
潘永强 郑庭河 郑文泉 庄华兴
Tan Liok Ee, Tan Yao Sua, Toh Kin Woon, Hou Kok Chung,
Ho Kee Chye, Ho Khai Leong, Lew Bon Hoi, Phoon Wing Kit,
Phoon Wing Keong, Ching Thing Ho, Tee Boon Chuan, Chong Fah Hing
- 联合出版： 新纪元学院
New Era College [DK076(B)]
Blocks B & 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Website: <http://www.newera.edu.my>
- 林连玉基金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 [340615-V]
No. 89 & 9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Website: <http://llgcultural.com>
-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s of Taiwan Universities, Malaysia
[RSM103/74.PPP/SEL31/74]
9-B, Jalan SS 2/64,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Website: <http://www.fatum.com.my>
- 排版/封面： 龚秀霞/何启才
- 印 刷： 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 出版日期： 2015年7月
- 国际书号： ISBN 978-983-3527-64-9
- 定 价： RM 35.00
-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 Tan, Liok Ee
[Lin Lian Yu Yan Jiu Lun Wen Ji]
林连玉研究论文集 / 陈绿漪 等 = Collected essays on Lim Lian Geok / zhuo ze: Tan Liok Ee, Tan Yao Sua, Toh Kin Woon, Hou Kok Chung, Ho Kee Chye, Ho Khai Leong, Lew Bon Hoi, Phoon Wing Kit, Phoon Wing Keong, Ching Thing Ho, Tee Boon Chuan, Chong Fah Hing.
ISBN 978-983-3527-64-9
1. Lim, Lian Geok, 1901-1985. 2. Chinese--Malaysia--Education.
3. Education--Malaysia. I.Tan, Yao Sua. II. Toh, Kin Woon. III. Hou, Kok Chung. IV. Ho, Kee Chye. V. Ho, Khai Leong. VI. Lew, Bon Hoi. VII. Phoon, Wing Kit. VIII. Phoon, Wing Keong. IX. Ching, Thing Ho. X. Tee, Boon Chuan. XI. Chong, Fah Hing. XII. Title. XIII. Title : Collected essays on Lim Lian Geok.
370.9595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Copyright © New Era College,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 &
The Federation of Alumni Associations of Taiwan Universities, Malaysia.

代序

■杜乾煥博士

身为林连玉基金的新任主席*，我很高兴我们能够联办今天的研讨会。我感到非常荣幸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发表主题演讲，虽然不太确定我是否是恰当的人选。我对林连玉先生这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的认识其实是蛮肤浅的。

今天研讨会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论述林连玉为民族平等、母语教育权利及多元文化的斗争事迹，还将他的奋斗历程与马来民族主义者及教育家如Za'ba、Haji Sulong及Aminuddin Baki的相提并论。我觉得这样的以林连玉斗争为基础的跨文化比较与论述，在学术上令人耳目一新，在思维上令人有所启发。类似的研讨让我们论述某些历史人物的贡献时可以不受种族及文化所框限，因为通常的情况是，这些人物在本族群圈内受到高度评价，在他族群里却是无人知晓。祈望今天的研讨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促使人们在谈论或思考林连玉的功绩的时候，不是只从华社的角度，更应从国家的角度，因为事实原本如此。今天的研讨应是日后许多努力的开端，我们应突出林连玉作为马来西亚一位民族主义者、爱国者、教育家及社会运动家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华社的“族魂”。

林连玉基金的宗旨

毋庸多言，让人们真正了解林连玉，确定林连玉的历史地位是林连玉基金的基本任务。1986年成立林连玉基金时，开宗明义说要纪念林连玉，发扬他维护族群与阶级正义，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精神。事实上，林连玉基金的宗旨还包括：推动母语教育，弘扬民族文化；构筑交流合作平台，增进族群了解互信；整合学术文化资源，探索社会发展方向；广结非政府组织，建设公民社会，拓展并深化民主空间。

理念根基

这些宗旨的后面有几个理念是林连玉基金希望去推动及落实的。它们是：加强民主，尊重人权，提倡多元，增进友爱，促使合作，及激励建设。要落实这样的任务，绝不是不简单而已，简直是雄心勃勃，这对于资源有限、实力单薄的林连玉基金来说，可谓自不量力。无论如何，就算是这样吧，我们还是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尽我们所能去争取这些理念的实现的。

紧扣当前社会环境

我们的承诺与决心来自我们热切要改变当前社会政治环境的愿望。以普遍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善政标准衡量，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每况愈下。与我们要求各族平等立场绝不相容的种族主义幽灵，继续主导着巫统及国阵政府的政策。权力掌控者肆无忌惮的滥用及误用国家机关如警察、反贪污委员会、官僚及司法等机构的现象，近来更呈现出普遍化的趋势。有一个说法，这些机关已蜕化为少数精英集团的工具，为他们狭隘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服务。这是非常可悲而令人担忧的情况，其结果是，他们已大大地丧失他们原本具有的合法性及诚信，让公众不能不质疑他们主持公道与服务社会的能力。掌权者恣意使用不民主高压性的法令如煽动法令、警察法令及内安法令，使民主空间严重萎缩。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及不公正，收入分配越来越偏向社会最高层的10巴仙。

我在演词中刻意强调我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因为我认为林连玉基金与其他进步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斗争，是离不开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范畴的。我们的奋斗成功与否，与这大环境息息相关。我的看法是，在致力于我们各自的议程同时，林连玉基金与其他进步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关注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改革运动。因为唯有大环境蜕变了，从不民主、不公正与贪污腐败，变为民主、公正与廉洁，我们的奋斗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圈圈内孤军作战。我们必须关注其他战线的进展，并伸出援手，与他们并肩努力。我们必须紧记这点。

我们的工作

迄今为止，林连玉基金的主要活动是为了纪念林连玉先生及弘扬他的精神。为有效及准确弘扬林连玉精神，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精神的实质。依我的浅见，林连玉精神有三要素：第一是爱国爱民的精神；第二是为信仰不惜牺牲的精神；第三是为各族群的人权，包括母语教育权利奋斗到底的精神。

为纪念林连玉先生及弘扬其精神，我们出版了一系列的林连玉遗著，并且每年举办华教节。华教节的活动包括：墓园公祭，它齐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向林连玉先生致敬；华教节晚宴，让大家聚集一堂，共叙共勉；颁发林连玉精神奖，嘉勉哪些对华文教育有非凡奉献的个人或团体等。目前，我们正进行筹款并寻找适合地点，准备建立林连玉纪念馆及文化中心。除此之外，过去我们也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工作营及讲座，包括每年一次，邀请外国著名学者如杨振宁、李远哲教授等主讲的林连玉讲座，以促进学术交流并激励研究风气。今年年底，我们将主办一个为期两天的由何启良博士策划的“沈慕羽国际学术研讨会”，向这位华教伟人、林连玉基金的首任主席致敬。除了讲座与论坛，我们也没有忽略出版工作。我们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郑良树博士的四大册巨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在巩固我们来自华教界传统支持力量的同时，我们正努力扩大目标范围，将年青人、受英文教育者及友族同胞纳入影响对象。为此，一本与林连玉有关的英文书不久会出炉。它不仅论述林连玉对建国的奉献以及他为一个正义、公正、民主的马来西亚的奋斗历程，它还收录了林连玉的十多篇重要演词及文稿。我们请热心学者将林连玉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让它可以直面广大的英文读者群。这本书出版后，将让不谙华文的英文读者领会林连玉对民族关系、国家建设问题的真实想法。它将让这些读者自己去判断林连玉是不是沙文主义者。紧接着这本英文书之后，我们也将出版马来文版的林连玉著作。

我们在今年6月与马来知识分子组织GMP、印裔TAMIL FOUNDATION联办跨族群论坛“从教育原理探讨数理英化政策”，其动机是双重的，既对数理英化政策作理性探讨，亦是为了增进并深化族群间的了解与互信。我们相信，这是要让别人了解我们的唯

一办法。

在不谙华文的本族及友族同胞中间推介林连玉及林连玉基金是至关紧要的，因为过去他们对林连玉或华教人士的了解与认识，不仅有限，更可能是被歪曲的。他们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受到巫统操控的主流媒体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主动走向这些不谙华文的本族与友族同胞，了解他们，同时也让他们了解我们。事实上，今天的客观环境是有利这种相互的了解的。308政治海啸大大地冲击了国阵对国家资源的控制与垄断。互联网普及化，政府要像过去那样操控媒体，影响舆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无论如何，虽然有了很好的条件，我们自己还是必须作出努力，去打破族群间的隔阂。

与其他进步的公民社会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主、人权、多元文化主义及族群间的友爱合作关系——这是林连玉基金另外一方面的主要活动内容。一如我之前所说的，任何一个进步的公民社会团体，必须关注它身处的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并积极地参与社会改革运动。当这些组织携手合作的时候，他们将会为国家带来进步的改变。

今天“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的对谈”研讨会，林连玉基金乐意成为联办单位之一，那也是我们推广林连玉精神的一项持续努力。就像主办单位所说的，“林连玉先生一生奋斗的事迹，对马来西亚社会文化、语言与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希望继续拓展林连玉研究的学术资源，同时，也期待能把林连玉先生的事迹和人类追求文化价值的普遍性理想衔接起来，在这一方面展开更多的对话与讨论”。

未来方向

我已经阐述林连玉基金的目标与宗旨，以及我们的活动与计划。但是，我们奋斗的方向应朝向哪儿？我认为弘扬多元文化主义及争取母语教育完整权利的实现应是林连玉基金的核心目标。在追求这些基本核心目标的时候，我们将与其他文化语言群体接触及合作。我们会尝试让自己更加包容，但绝不忽略弘扬林连玉精神的基本工作。我们将继续为母语或第一语言教育权利奋斗，这包括让马来西亚人享有接受各阶段华文教育的完整权利的奋斗。我们将继续

为所有文化族群，包括少数民族的，寻求更大的民主空间。

为有效展开工作，有必要针对母语或第一语言教育、多元文化主义及林连玉思想的关键课题进行政策研究，从而发展出一套理论指导。这些研究工作的结论将会出版并广泛发布。在传播林连玉精神及思想时，我们也会借助文艺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在落实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们受到资源上的制约。因此，有必要联系国内外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及非政府组织，建立一个广泛而富有成效的网络以发挥他们的力量。事实上，这样的建设性接触和网络已初步形成。许多国内外学者已经与我们建立联系与合作关系，通过研究、出版、研讨会及讲座等途径，尽可能广泛地将资讯传达给更多的人。

结语

建设一个像林连玉先生所提倡并为之献身的开放、包容、民主、多元及公正的马来西亚社会，这样的任务是艰巨的。为实现这些理想的奋斗，需要我们所有人拿出毅力、勇气和决心来；也需要我们为此共同事业而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像林连玉先生那样，顽强地进行长期斗争。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荣幸发表主题演讲。我祝愿今天的研讨会产生丰硕的成果。谢谢！

（李亚邀译）

（本文为杜乾焕博士在“林连玉与马来世界的对谈”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加影：新纪元学院，2009年9月19日。）

* 编按：杜乾焕博士于2009至2014年期间担任林连玉基金主席，后因届满卸下主席职务。

目 录

■ 代序/杜乾焕	v
(一)	
从历史的观点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与华教人士/陈绿漪	3
政府在马来西亚教育的角色：一些观察/杜乾焕	17
(二)	
百年连玉：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上的林连玉/何启良	25
林连玉和陈祯禄、陈修信父子：华文教育的风风雨雨/何国忠	63
林连玉的多元文化国族建构方案：从林连玉与梁宇皋的政治分歧 谈起/潘永杰	87
(三)	
白小保校运动的抗争与自主：一个林连玉精神奖得主的个案 分析/潘永强	103
从“林连玉精神奖”检视“族魂”的形象与格局/何启才	119
文化：民族的灵魂——试论林连玉的文化观/郑庭河	141
(四)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The Roles of Lim Lian Geok and Aminuddin Baki (马来西亚教育的发展：林连玉与阿敏努 丁巴基的角色) / Tan Yao Sua (陈耀泉)	159
Haji Sulong al-Fatani dan Lim Lian Geok Sebagai Peneraju Minoriti Seksionalisme Melayu Thailand dan Minoriti Pluralisme Cina Malaysia (哈芝苏龙与林连玉对泰马、马华少数族裔社会的 形塑) / Tee Boon Chuan (郑文泉)	195
现代文化传统的创造者：试比较林连玉与哲峯/庄华兴	221
(五)	
二十余年来林连玉研究概览（1986-2008）/廖文辉	243
■ 作者简介	255

(-)

从历史的观点看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与华教人士

■ 陈绿漪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相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来说，不但是源远流长，它最大的特色还在于深具弹性，在历史不断地转移下始终维持着独特的生命力。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始于十九世纪初期就已存在的私塾，以及1904年在槟城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华校，并延续至今天的1,285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三所以华语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高等教育学府。除此以外，还有74所改制中学。这些改制中学虽然已经成为国家教育系统的一环并使用马来语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其中有不少仍然被视为是华校的一分子。

促成这种深具弹性与生命力的历史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这包括了人口比例、社会文化、政治等等。其中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因素当然就是“华教人士”所扮演的角色。在本文里，我把“华教人士”定义为：“直接涉及于为华校或华文教育的生存制定策略安排的人士”。这些人当中最显著的一员无疑是已故的林连玉先生，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所要纪念的伟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他生前和他见过三次面，那是在1980-1982年期间，当时我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而访问他。我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与这场林连玉百岁冥诞的研讨会。

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可以因为它的源远流长与深具生命力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可是探讨生存策略的工作却不能够停顿下来。以前有效的策略在未来可能就无法依样画葫芦了。事实上，这些策略也可能已经为华校留下悬而未决的难题。有人说，马来西亚的华

文教育不断地面对挑战，能够继续生存就很不错了。不过也有人认为，随着大环境的改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新的力量来源。所以，我们需要去分析华校当前的弱点是什么？它在现今变化迅速的格局中的新力量又将会是什么？本文试图对华文教育与华教人士的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作基本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今天的研讨会带出些许成果。

1800-1950：稳定成长并扩展

二十世纪前半叶，马来西亚华校的发展是与当地华人人口的成长及转型分不开的。那个时候，华人逐渐落叶生根，其社会形态也开始由男性为主的过客社会演化成两性平衡的永久性移民社会。1921至1938年是华人人口变迁最为关键的时期，马来半岛的华校数量由252所增至1,015所；学生人数也由1924年的27,476人猛增至1938年的91,534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是“婴儿激增”的时期，华人人口的构成也越来越倾向于正常化的定居社会。华文小学的数量由1946年的1,004所增至1957年的1,333所，增长率不算惊人，不过同时期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却倍增，由158,037人增至342,194人。除了小学，1957年已有60所华文中学，学生人数近50,000人。在马新两地华人社群领袖的努力下，1956年又创立了南洋大学，至此之后，华校生已经可以在当地以华文修读自小学、中学直至高等教育的课程了。

绝大部分的华校是民办学校，由当地华社设立并资助。华校不仅坐落在大小市镇里，也存在于偏远的小乡村里。只要哪里有一群需要读书的孩子，准会有人挺身而出创设一所学校。华校是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社会，依赖当地人士提供的经费与领导，购买地皮、建造校舍、增添设备等所有的经费皆源自于热心者的捐献。此外，学校虽然有鸠收学杂费，不过营运费用时常有不敷之处，仍需靠乐捐来解决。故当地社会领袖有义务把学校搞好，负起培育下一代的责任，以满足社群的文化需求；因此，他们与华校教师一起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备受人们的尊敬。那些在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创办并维持华校生存的社会领袖，可以说是第一代的华教人士。是他们播下了华教的种子，为华校另一阶段

的发展奠下了巩固的基础。

殖民地当局对于移民社会的孩子的教育需求，采取最底限度的参与策略。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监视”学校，防止学生和老师被吸纳进入暴力或激进的政治运动里。由政府资助成立的华校，仅限于“新村”里的学校。所谓“新村”，乃是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初期，殖民地当局强行把居住在森林边缘地带的华人社群移植去的地方。在1954年时，几乎所有480个新村都有了自己的华文小学，其中有些是从原有的居住地搬迁过去的，其他的则是新设立的。与民办学校不同的是，新村学校所需的经费与地皮是由政府提供，这使它们成为了由政府直接办理的华文学校。对政府而言，让这些已经失去原有家园的孩子接受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政府需要争取民心，不能让他们倾向共产党。

1951-1961：在国家体制中争取正统性

二战过后，殖民政府开始检讨它战前的教育政策。当马来西亚迈向政治独立的时候，政府决心要主导并控制教育制度。在教育政策应促进国民团结从而塑造国家特征的舆论声中，不同语文源流及不同学校系统的继续存在受到了挑战。众所周知，1951年出炉的《巴恩报告书》，有如星火般燎起了华文教育运动的烈火。华校教师会和华校董事会先后组织起来，以捍卫母语教育的继续生存。他们所要争取的原则就是华校在未来的国家教育制度内，可以与巫校、印校、英校一样拥有正统的地位。维护华文教育的斗争使得董教总在马来亚华人政治中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力量。

第一代的华教人士主要是地方上的领袖。相对的，1951年成立的教总与1954年成立的董总，其领袖却是全国性的领袖。他们所关心的议程，不限于个别华校的事务，而是包括了华语华文和华教整体生存和发展前途的大问题。教总的立场是以反对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为开端。教总领袖抨击殖民地政府将英语作为马来亚教育系统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做法是帝国主义和不民主的。教总把华教斗争标志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把华校的存在标志为符合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原则，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不同

的语文和文化是应该被允许存在并发扬光大。

对华社发出上述新观点的重要人物，正是林连玉先生。五十年代时期，数以万计的华人移民正面临政治和身份认同的抉择，而林连玉先生的呼吁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替代观点。林先生本身也是一名移民，他在他的学校——厦门集美师范于1926年关闭之后才来到马来亚。他在1935年找到了他的岗位，即在吉隆坡尊孔学校担任教职员。从此之后，他就守着这个岗位直至1961年联盟政府收回他的教师注册证为止。1951年，当他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的时候，他就已经确定放弃对原先祖国的效忠，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新生的马来亚。就这点来说，林连玉先生的行动是非常敏锐而且很有远见。因为对于那些选择在马来亚联合邦继续生活和工作的华人来说，政治效忠是不容模棱两可的，特别是对于像他那样准备在国家体制内为华人争取权益的领导人来说，更是特别重要。

1953年12月，林连玉先生担任教总主席后，他的许多演说和文告都一再强调华人必须效忠新的马来亚国。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声明，这不意味着华人必须放弃自己的语文和文化。譬如在1955年的一场演说中，他说到，

……我们华人生于斯长于斯，已以马来亚为家乡，
当然要关怀马来亚的前途，更要关心马来亚人民的福
利……¹

他也呼吁华校教师要

……教导小孩子效忠于马来亚。是的，我们的祖宗，甚至于我们的本身，是从外地来的，但是我们却要明白，人类是以求生存为目的；生存的条件，是与土地发生割不开的关系，而与祖宗血统的关系，反而浅了一层……我们的子子孙孙，必须定居于此，已经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我们又怎能不以马来亚为第一的家乡呢？²

五十年代那个时期的许多华人对于国家认同和政治前途的问题其

实不甚了了。林先生以身作则的领导，适时地为这些华人指出了新的政治愿景与方向。这是林连玉先生其中一个不常为人提起的重要贡献。他很清楚对马来亚的不二效忠和捍卫本身的文化特色之间的区别。如此一来，也就引领本地华人远离中国政治，继而专注于马来亚国的建设。这种取得公民权并涉身于国家独立运动的举动，可说是极富启发性的，因为当时的许多华人领袖，即使是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后，仍继续以本身或组织的名义参与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活动。

林连玉先生以及五十年代其他的董教总领袖乃是第二代的华教人士。他们那时候需要面对的是变幻环境中政治方向的问题。选举政治的开始也意味着他们必须与政党领袖合作，不论是本族或是外族的。华文教育的问题促使林连玉联系上了另一位华人领袖——陈祯禄。后者很少被视为华教人士，不过却在五十年代的华教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像林连玉，陈祯禄的家族早在1770年就在马六甲定居。陈祯禄在马六甲出生，在那里长大，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马来亚人。他完全接受英文教育，不懂得华语。不过，像林连玉一样，他也没有否定他华人的根，反而非常热衷于中华哲学与文化的研究。

他们最先是在1952年11月举行的全国华校教师和董事代表及马华公会领袖的联席会议上见面。从那时开始直至1955年中，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共同合作解决华文教育等诸多问题。两人的密切合作关系也反映在他们所领导之组织的密切合作关系上。当时，马来亚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独立，因此上述的密切合作关系得以让巫巫领袖在独立前的关键时刻，就语文与教育问题达致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妥协方案。其中一个妥协方案就是于1955年1月在陈祯禄私邸举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中所取得的。在那次的会议中，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巫统领袖承诺，若成功执政“将设法使华人有机会保存彼等的学校、语文与文化”。而作为回报，以林连玉为首的教总领袖则答应不提华文为官方语言的问题。

这个历史性的协议成为了1957年华文小学被纳入国家教育主流的基础。从此，所有小学，不论是以华、巫、英、印语为教学媒介语文，都必须采用共同的课程纲要以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华小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主流成为国民型小学后，所有的行政

维持经费皆由政府拨款支出，华小教师也成为了由国家雇用的公务员。自1961年以后，在1961年教育法令条文下，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华文小学，与其他源流的小学一样，享有由政府资助的免费教育。

直至现在，国民型华文小学享有免费教育的制度仍没有改变。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同样的政策也延续到沙巴和砂劳越。也就是说，在国内的任何一个州属，只要家长把孩子送进华文国民型小学，他们就能享受由国家资助的免费教育。但是，正如国家教育政策“最终目标”——“国家教育制度必须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所表明的，1961年教育法令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将国民型小学的教学媒介语改为国语。1971年，教育部长正是使用了这个权力将所有英文小学改为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并由此逐渐扩展至中学和大学。所有的国民中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就以马来语教学，所有公立大学在八十年代将教学媒介语由英语改为马来语。教育部长这个权力一直受到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对。无论如何，至1995年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新的教育法令为止，国内并没有一所华小的媒介语被勒令更改。时至今日，它们还是继续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在1957至1961年之间，董教总领袖千方百计要让1955年所取得的妥协方案同样实施于华文中学，即在没有改动教学媒介语的情况下被纳入国家教育主流内。然而，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国家制度内的中学必须以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语。华文中学问题的演变成为了以林连玉为首的教总，和包括马华公会在内的联盟政府，公开而激烈的对抗。林连玉先生呼吁华文中学董事拒绝接受政府的津贴，在国家制度之外自力更生，坚持母语教育。但是，许多董事却屈服于津贴的实用价值及现实状况：他们认为接受政府津贴的话，学生可以缴交较少的学费，及有更好的就业前景；教师可以获得更优渥的酬劳，可以安心于工作。同时，学校也可以告别那种无休止的筹款活动，不必再为缺钱营运而烦恼了。

为了制止反抗运动的升级，政府采取行动对付其最高调的挑战者——林连玉先生。1961年8月，林连玉先生的教师注册被吊销，他也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的公民权不可被褫夺。最后，有54